

十五

42
35
42

江左經畧中原

符氏據長安

柏溫伐燕

符秦滅涼

柏溫滅蜀

柏溫燒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江左經略中原



晉成帝咸康五年春三月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
 栢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鎮襄陽又表其
 弟臨川太守懌為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魏興
 西陽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鎮江陵皆假節又
 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及江西諸
 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以
 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
 下見亮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後以魏
 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躡為梁州都

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 夏四月執漢

荆州刺史李闒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主壽以李奔為

鎮東將軍代闒守巴郡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彊欲

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

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

舉太常蔡謨議以為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

輕動則亡不終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

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

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

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剪削外寇一舉

而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槓

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者

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彊而

以不拔一城為劣譬諸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

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場之土利

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

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為

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

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

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金墉險固

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

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鎮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

通鑑纂要卷十五 六十一 洛陽關中四百三鎮皆郭權據上郡為三

之執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石虎汜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汜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址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惟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汜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派流首尾百里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軌便習不同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桑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

笑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

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

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中原有未定者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

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

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啟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

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

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即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

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

詔遣光攻壽陽壽陽在壽陽縣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

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

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

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
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瀆之所誠
若進攻未拔胡騎猝至懼栢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
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
堅城之下以國之瓜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
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出兵戍之侃每不
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
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
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
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今縱有兵守之

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
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以夔安為
大都督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
寇荆楊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
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
農皆金吾將軍陷沔南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
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
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
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
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
欲遷鎮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

晉乃信據將軍有德故安于亮守
邾城守已自敗三守行安西將

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翼為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

六年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為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

急赴告駭轉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

相接於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内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厭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是以達人君子直趨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翼乃止

秋七月己未以何充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避諸庾也

康帝建元元年庾翼為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内史栢温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明帝豪爽有風采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内翼嘗薦温於成帝曰栢温有英雄之才

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
 弘濟艱難之動時杜又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
 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
 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七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
 長山令王濛常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知
 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_後起當如蒼生何尚鯁
 之子也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_軍浩不應翼遺
 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
 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
 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兄弟故
 小令物情容之大較江東之政以_嬖豪彊常為民蠹時

有行法輒施之寒_後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
 豪將輩而直殺_{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
 彊所藏二千戶而眾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_前宰之
 昏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
 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唯
 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遐簡之子也
 翼以滅胡取蜀為已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
 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栢温譙王無忌
 皆贊成之無忌丞之子也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
 千人請蠹降下已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眾北
 伐表栢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

刺史前趣丹水相温為前鋒小督假節帥眾入臨淮並發
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八月庾翼欲移鎮襄
 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鎮安陸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
 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鎮襄陽翼時有眾四
 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
 冰屢求出外辛巳以冰都督荆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
 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繼援徵
 徐州刺史何充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
 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相温為都督青徐兖三
 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江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

二年夏四月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相宣擊趙將李
 羆於丹水為羆所敗翼貶宣廷建威將軍宣慙憤成疾

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代領宣眾

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梁州刺史戊

西城 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

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 秋

九月帝崩穆帝即位以裒為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

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

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

史鎮京口 冬十月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

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使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為建

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使翼以家國情事留子方之為建

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以
輔之穆之實之子也翼還鎮夏口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
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翼仍繕修軍器
大佃積穀以圖後舉

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詔徵衛將軍褚哀欲以為揚州刺
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哀曰會稽王
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哀乃固辭歸
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都
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
爰以後任司馬義陽朱壽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
秋七月庚午卒 庾翼既卒詔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

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
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隄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
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
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
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
溫乎言不難制也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
陽尹劉惔每奇溫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
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
以已為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庚辰以徐州刺史
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
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

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度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相
温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
欲持此何為温笑曰我不為此卿安得坐談乎

二年春二月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
浩三月丙子以和為尚書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
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裝經從王事者以
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
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
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
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
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四年夏四月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
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温由是與温寢相疑
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
羨為吳國內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羨蕤之弟羲
之道之從子也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
及羨不宜與温構隙浩不從

五年夏六月桓温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
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遠進據壽春征北
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
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督
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速

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充青揚
豫五州諸軍事裒帥眾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
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
謂所親曰胡斌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
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群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
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
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踈短不能副
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
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
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
於代陂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還屯唐陵陳達聞之

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
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
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畧盡冬
十一月都鄉元穆侯褚裒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
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慙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
以吳國內史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
六年春正月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己丑以揚州刺
史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
以蒲洪爲氏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
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

諸軍事襄國公

七年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溫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猶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更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猜憂已成欲作匹夫豈有

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何無故忿忿先自猖獗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彬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逆施如其不爾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直接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義能引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與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沓想足下亦必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

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
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
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輟變之明德當先
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
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即上疏惶恐致謝回
軍還鎮

八年春正月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
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
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
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
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浩

不從嚴愉之從子也浩上疏請止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
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
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
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鎮淮陰尋加監
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姚弋仲卒于襄帥
歸晉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
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秦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六月謝尚姚襄
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
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誠
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

于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

秋

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以右衛將軍楊群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執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使君起於布

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亟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者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曰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執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

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遜戍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爲給事中戍石頭

九年秋七月張遇叛秦伏誅九月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惡其彊盛囚襄諸弟累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蠶其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

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灋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初浩陰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

自洛陽西奔以爲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之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伏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冬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於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襄進據芍陂。十二月，姚襄濟淮，屯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寨，勸課農桑。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并自陳謝詔以謝尚都督。

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故魏降將周成反，自宛襲洛陽。殷浩連年北伐，師

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

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

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春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

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淝川趣武關。

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姚襄遣使降燕，三月，桓溫

別將攻上洛，獲秦荆二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

勳掠秦西鄙，涼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

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頌帥衆五萬

軍于峽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于藍田。

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相冲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冲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復五月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攸然自得隱居華陰聞相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

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來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還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秋九月相溫還自伐秦帝

遣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

十一年夏四月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
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冬十月
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鎮壽春

十二年春二月栢温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餘上不
許拜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夏

四月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 秋七月姚襄攻洛

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
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

襄不從栢温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

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記室陳郡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曰昔

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

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己亥温至伊水姚

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温曰承親帥王

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却當拜伏路左温曰

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預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

近何煩使人襄據水而戰温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眾

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

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

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温軍中傳言襄病創已

死許洛士女為温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温追之

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
 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出降溫屯故太極
 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巳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
 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尚
 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
 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
 成以歸姚襄奔平陽秦并州刺史尹赤復以眾降襄襄遂
 據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襄為平所敗乃與平約為兄
 弟各罷兵。冬十一月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
 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總臨於
 太極殿三日。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
 之代之未行而卒胡之廩之子也。

相溫伐燕

晉穆帝升平二年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遣使降燕已而
 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燕主儁使司空陽
 騫討昌於東燕

三年夏六月高昌不能拒燕 秋七月自白馬犇滎陽

五年春二月高昌卒燕河內太守呂護并其眾遣使來降
 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
 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
 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頴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
 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

七郡魏城有表陽城

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相温以其弟黃門郎諮督河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大守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頰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真戒部將曰護勢窮犇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為之備乃多課櫓楫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眾死傷殆盡棄妻子犇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

軍廣平梁琛為中書著作郎 冬十月呂護復叛犇燕

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史

哀帝隆和元年春正月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犇宛陳祐告急五月丁巳相温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遐嶽之子也温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

自漢以來歷代帝王偏於地勢而
諸王其胡狗象而起天下
下大亂至身之二十餘年

文帝建元後明帝武元後成
帝建元後席帝出牙後
穆帝承元後皆在江南

中原以江南為江北白江
表

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
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緯上疏曰昔中宗龍飛
非准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
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卷之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
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止風之思感其
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
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卷之豈不懼於
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
同懷危懼豈不以及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
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踈於空荒之地提挈
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

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
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
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各陽掃平梁許清壹
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
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
哉緯楚之孫也少慕高尚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温見緯表
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時
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温揚州刺史王述曰温欲以虛聲
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温曰在昔喪
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
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狗

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政勞懷也事果不行温又議移洛陽鍾虞述曰求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温乃止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温都督并司冀三州温表辭不受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運衆五萬斛以饋洛陽 冬十二月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陽

與寧元年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五月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

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

密城劉遠奔江陵 冬十月燕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

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 夏

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潁川太守

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

城大司馬温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温帥舟師屯合肥

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于幽冀三州遣鎮南

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秋八月燕太宰恪將取洛陽先

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

津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臯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

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救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犇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三年春正月大司馬溫移鎮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諮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冲監江州及荆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祚棄洛陽會大司馬溫于洌洲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事遂寢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嶠澗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爲洛州刺史鎮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
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十二月南陽督護趙億
據宛城降燕太守栢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
自魯陽戍宛

二年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荊州刺
史栢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
豁追擊盤於雒城擒之留兵戍宛而還 秋九月以會
稽內史郗愔為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
二州刺史鎮京口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
史栢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初愔在土府溫常云京口

者都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歷
陽為西府統為南州

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惜質之而情暗於事機乃遺溫牋
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
寸毀裂乃更作情牋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疾乞閑
地自養歡溫并領已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
會稽內使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 夏四月庚戌溫帥步
騎五萬發姑孰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
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
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
清水虎生寶之子也溫引舟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郗
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
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眾直趣鄴城彼畏公威

名必望風逃潰。壯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
 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
 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
 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
 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
 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
 冬，水更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
 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
 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
 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
 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亮敗燕將傅頰於林渚。暉

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
 鳳求救于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
 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
 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
 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眾
 五萬，以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
 郎悉羅騰皆從軍。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暉又遣散騎侍
 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
 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
 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
 曰：「燕雖疆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

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
如與燕合兵以退温温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
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荀池洛州刺史鄧羌帥
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
撫報使于燕以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亭問於申胤
曰温衆彊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
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温今日聲勢似能有為
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晋室衰弱温專制其國晋之
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温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
阻以敗其事又温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
之會又更道逢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

廩行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温以燕降
人段思為鄉導悉羅騰與温戰生擒思温使故趙將李述
徇趙魏騰又與虎真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温軍奪氣
初温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
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
蘭臺侍書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
帥州兵五千斷温糧道當佩之子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
騎一千為前鋒與晋兵遇宙曰晋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
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挑
戰者兵未交而走晋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晋兵死者甚
衆温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

重鎧仗自陸道犇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以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眾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完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荀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左衛將軍于嵩討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溫深耻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其

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真以溫誣已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燕主暉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宜城公統未踰淮而卒 冬十一月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以謀後舉以溫世子願為豫州刺史假節十二月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祕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

晉人于今之前後其力為奇君首之

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首
口切訖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
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
兩存之

五年春二月癸酉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
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
鄴請命燕人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夏四
月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瑾等禦之燕
兵先至瑾等與戰於武兵破之南頓太守栢石虔克南城
石虔溫之弟子也秋七月大司馬溫會廣陵帥衆二
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

頭波隗之孫也癸丑溫敗瑾于壽春遂圍之燕左衛將軍
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簡文帝咸安元年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
瑾為揚州刺史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鑿前
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栢伊
南頓太守栢石虔等擊鑿蚝於石橋大破之秦兵退屯慎
城伊宣之子也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并其宗族送建
康斬之

栢溫滅蜀

晉明帝大寧二年成主雄后任氏無子有妾子十餘人雄
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

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驥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雄不聽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爲人謙恭下士動遵禮瀆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成帝咸和九年夏六月成主雄生瘍於頭身素多金創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爲吮膿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寧王壽錄尚書事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勣尚書令王瓌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秋九月成主雄之子重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

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照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琮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遣琮出屯於涪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弑之於殯宮并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看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即皇帝位謚班曰戾太子以越爲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尚書事以兄霸爲中領軍鎮南大將軍弟保爲鎮西大將軍汶山太守從兄始爲征東大將軍代越鎮江陽丙寅葬維於安都陵謚曰武皇帝廟號太宗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

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琰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琰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琰遂來拜詔以琰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

咸康元年秋九月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憲尚書姚華由褒中常侍許涪等刑賞失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褒無它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雄業始衰

四年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

魏晉以來持節假節出外者皆稱節下

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又鳩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其眾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奔為前鋒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儀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官

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
征西將軍李暹將軍李西筭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
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
別宮追謚戾太子曰哀皇帝羅恒解思明李奔筭勸壽稱
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送邛都公於建康任
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筭之占者
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日數年
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卽皇帝位
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
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
獻皇帝母魯氏爲皇太后立妃閭氏爲皇后世子勢爲皇

太子更以舊廟爲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改易以董皎爲
相國羅恒爲尚書令解思明爲廣漢太守任調爲鎮北將
軍梁州刺史李奔爲西夷校尉從子權爲寧州刺史公卿
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
踈斥邛都縣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爲小縣公不如死五月
縊而卒壽謚曰幽公葬以王禮 夏六月漢李奔從兄

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

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

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爲漢嘉太守以李閔爲荊州刺
史鎮巴郡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
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
盟衆舉國稱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

初如王元思我廷幸皆籍籍

魏統黃老和劉也馬及第
召入殿太子海楊儀魏廷將班
帝其時皆久矣皆皆士

學因考者為美成學子者加以
魏則主學臣顯

法學劉備以來成都世亦教者學
期故論者以此

制今淫雨百日饑疫竝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
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
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求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
二州附晉則榮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
事劉備在蜀楚士多貴及吳鄧西伐舉國屠滅寧分客主
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位以為劉氏守令方仕州郡
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論者
又謂臣當為法正臣蒙陛下大恩容臣所安至於榮祿無
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慙秘而不
宣九月漢僕射任頽謀反誅頽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
盡誅成主雄諸子

五年秋九月漢主壽疾病羅伯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
李演復上書言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耻
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為勝之也舍
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
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七年冬十二月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
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閔王緞還自鄴盛
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
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
室治噐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
疑皆坐直諫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

康帝建元元年秋八月漢主壽卒諡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即位大赦

二年夏四月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修之譴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踈絕勢乃更命祀成始祖李准太宗皆謂之漢

穆帝末和元年秋八月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二年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及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有弟也奔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

接公卿踈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竝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蕭條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安西將軍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

了於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

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覷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瓌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

三年春二月相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

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咎堅等將之自山陽趨

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咎堅不從引兵自江

北鴛鴦碕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

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

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

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

而進棄去金甌齋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

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

楚撫之子也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策奮擊走之溫進遇李

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東將軍李位都迎詣溫

降咎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

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温前
 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
 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
 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
 至葭萌仗散騎常侍王劼送降文於温自稱略陽李勢叩
 頭死罪尋輿觀面縛詣軍門温解縛焚觀送勢及宗室十
 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
 人悅之 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鎮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
 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衆各萬餘温自擊定使袁
 喬擊文皆破之温命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斬王誓王潤
 温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

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

隗文鄧定等

立故國師范長生子賁為帝而奉之以妖異惑衆蜀人多
 歸之李雄以范長生為國師五年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擊

范賁斬之益州平

桓温廢立

晉穆帝永和二年冬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温伐漢朝廷以
 蜀道險遠温衆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
 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
 克蜀之後温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漢主勢降於温事見桓温滅蜀

四年秋八月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温尚書

左丞荀蕤曰温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温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蕤崧之子也温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

升平四年冬十一月封栢温爲南郡公温弟冲爲豐城縣公子濟爲臨賀縣公

哀帝興寧元年夏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栢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領尚書事假黃鉞温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珣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

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爲温掾温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玄奔之子也

二年夏五月戊辰加大司馬温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温入參朝政温辭不至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

大司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內錄謂錄尚書事遙領揚州牧

三年大司馬温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于西堂帝無嗣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奔承大統百官奉迎于琅邪策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海西公太和三年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温殊禮位在諸侯

王上

簡文帝咸安元年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術士杜炅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己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動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任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溫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以帝

素謹無過而床第易誣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并作令草皇之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已酉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當倚傍先代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彪之朝

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帽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歔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溫帥百官具乘輿瀟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是日即皇帝位改元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爲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聞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

周嗣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息綜矜刃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并免其世子綜梁王璉等官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中安之虎生之弟也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齋書帛之浩子洎不荅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廬州刺史庾蕞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彊欲去之辛亥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昱詣西堂叩頭自列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

倩柔皆蘊之弟也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悞非所忍聞况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丙辰免新蔡王晃爲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相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與弟會稽王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溫旣誅殷庾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戊午大赦增

文武位二等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司輔政溫固辭仍請還鎮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相溫之謂矣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

之人屏之以遠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爲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中書侍郎郗超在

直帝謂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臣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衛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曰旣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沮更邪

二年春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

彝防衛又遣御史顏含監察之彝協之子也

六月庾

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晉

陵太守卞耽踰城犇曲阿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

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耽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

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秋七月壬辰拔

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耽臺之子也甲寅帝不豫

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爲

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爲妃生世子道生及弟會生道生踈

躁無行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諸

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

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盲盲相者

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已未昌明
爲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
毋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
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
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
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
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疑
或未敢立嗣或曰當湏大司馬處分尚書僕射王彪之正
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
爲所責朝議乃定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
冲紉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

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
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
不爾便當居攝旣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
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詔
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冬十月彭城妖人盧悚自稱大
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
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與復公初欲從欲納保母諫
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公曰我得罪於此
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
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
人晨攻廣莫門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略取

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左衛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并力討誅之并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爲虞

武帝寧康元年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旣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有位望者皆戰情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

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然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常爲溫謀王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秋七月己亥南郡宣

武公相溫薨初相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少遲迴宏從之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其

意以爲已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冲所制若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故也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領其衆於是栢祕與熙弟濟謀共殺冲冲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温薨冲先遣力士拘錡熙濟而後臨喪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温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冲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爲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栢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以工州刺史栢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竟陵太守栢石秀爲營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石秀豁之子也冲旣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時權冲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決不請冲以爲主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須報然後行之謝安以天子幼冲新喪元輔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及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栢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

太元二年冬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栢氏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

之既而惜果哀惋成疾門生呈箱皆與相温往返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十一年冬十月甲申海西公奔薨於吳

符氏據長安 符堅篡立

晉懷帝永嘉四年略陽臨渭氏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氏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元帝大興二年蒲洪降趙趙王曜以洪為率義侯

成帝咸和四年秋八月後趙中山公虎攻集木且羌于河

西克之氏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

軍事

八年冬十月氏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丞相虎

分命諸將屯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帥戶二萬降於

虎虎迎拜洪光烈將軍護氏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

豪傑及氏羌以實東方曰諸氏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

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及氏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為

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

咸康四年趙王虎之攻燕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

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

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彊兵五萬屯據

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

柰何殺之待之愈厚

穆帝永和五年高力督定陽梁犢作亂趙王虎以車騎將軍蒲洪討滅進封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略陽郡公夏四月趙王虎病卒太子世卽位以彭城王遵爲丞相遵殺世自立武興公石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冬十一月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犇枋頭侍中王鑿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林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

六年春正月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三月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能敵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欲

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秋八月京兆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瑗爲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符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温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於枋頭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

胡文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旣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瑗弟先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苻雄徇渭北氏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苻菁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

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瑛奔司竹十一月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七年春正月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彊氏為天王后子萇為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靚為長樂公方為高陽

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苻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墜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溫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氏酋也三月秦王健分遣使之問民疾苦搜羅舊異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杜洪張瑛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

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并其諸子皆殺之

八年春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夏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十年夏六月丙申秦東海敬武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雄以佐命元勳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

十一年秦淮南王符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洪掌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獻哀太子卒彊后欲立少子晉王柳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萇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

梁楞為尚書令 夏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為健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眾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乙酉健卒謚曰景明皇

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秋七月秦主生尊母彊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 八月秦主生封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魏王廋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座東井秦分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

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有寵於生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冬十

一月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

十二月秦丞相雷弱

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

鍾鈿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剝胎者比比有之

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彊國皆以

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

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榮龍是何雞狗而今

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彊國言於秦主生日今天

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日貴臣唯有大司馬及司空耳

榮國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

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洛州刺史

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為貳於賢而

殺之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爲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彊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春三月秦主生發三

輔民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爲妨農生殺之

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劊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彊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憂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生怒繫其項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五月太后彊氏以憂恨卒謚曰明德

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已

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爲暴晝則繼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爲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饟災生日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饗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冬十月秦主生夜食棗多且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它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升平元年春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

落多不格留止不日格

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
 所怪乎好食牛筋家夏五月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
 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
 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
 為荊州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
 持轅輓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
 試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
 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
 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
 罰無準或至卑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日以眇目請
 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好生

剥牛羊驢馬燔雞豚鴛鴨縱之殿前數十為羣或剥人面
 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為樂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
 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唯歌太平怒
 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它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
 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動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
 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妻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
 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
 主秦記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
 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鏢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
 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
 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

之遇諸葛孔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且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趨猶言明也與采敢發生夜對侍婢言曰阿瀾兄弟亦不可信猶言明也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瀾瀾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彊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丘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

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爲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瀾瀾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重事小兒自知不能它日有悔矣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侍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果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瀾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河南公子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

鹿公以漢陽李威爲左僕射梁平元爲右僕射彊汪爲領軍將軍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融好文學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
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
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不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
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屢欲殺堅賴
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
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
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 秋八月秦王堅以權翼爲給
事黃門侍郎薛讚爲中書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
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叙 冬

十一月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廕之第門車馬
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灑死堅與灑訣
於東堂慟哭歐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
清河公 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
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
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苻秦滅涼

晉穆帝永和九年冬十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
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
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
姓兄弟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使輔

幼子君是何言也謝艾以枹罕之功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 冬十二月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爲時難未夷宜立長君曜靈冲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爲涼寧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旣得志恣爲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立妻辛氏爲王后子太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子庭堅爲建康侯曜靈弟玄嗣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慮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篡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彊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

十一年秋七月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

史張瓘之彊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并陳祚三道祚大怒以鸞為妖言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當臨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修與祚有隙懼禍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遂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謚曰哀公

九月涼宋混軍于

武始大澤為曜靈哀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

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案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鬪者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時玄靚始七歲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衆多歸之瓘遣其將牛

霸討之未至西平人衛緄亦據郡叛霸兵潰犇還瓊遣弟瓊擊緄敗之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緄瓊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十二年春正月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瓊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瓊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張氏後秦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張氏後秦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

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瓊曰中州好言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瓊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瓊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况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嶠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

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彊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琚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琚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升平三年涼州牧張琚猜忌苛虐身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琚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琚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

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宣告諸營曰張琚謀逆被太后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琚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琚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琚衆悉降琚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家族玄靚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琚輔政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利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琚恩唯恨刺節下不深其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

五年夏四月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于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
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况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
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及
卒行路爲之揮涕玄靚以澄爲領軍將軍輔政 秋九月
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起兵攻澄殺之并滅其族張
玄靚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涼張
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
敦煌劉肅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
今護軍出入有似長身夜張長寧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
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
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其助肅曰趙

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
從天錫值邕於門下肅所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
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速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
錫登屋大呼曰張邕凶逆無道既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
汝將士世爲涼臣何忍以兵相向今所取者止張邕耳
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玄靚
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十
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詔以玄靚爲大都
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張玄靚祖母馬氏卒尊庶母郭氏
爲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策謀誅之事泄

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
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宣言
暴卒謚曰冲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
西平公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
請建康請命并送御史俞歸東還

二年夏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涼州
牧西平公

海西公太和元年冬十月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
秦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主堅命王猛爲書論天錫曰昔昔允
公稱藩劉石者惟害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

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

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

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

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

龜不遠宜深籌妙慮以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

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

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

冬十二月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貶晉太守還鎮枹

罕徙涼州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并之志大懼立壇於

姑臧南刑二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遣從事中郎韓

博奉表送盟文并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同大舉

會于上邽

武帝太元元年 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爲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以焦氏爲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郎憲輿觀切諫不聽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武都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即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二萬軍司段鋌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

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苟萇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仿曰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社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邊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策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所向無敵

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主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甲申荀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馬建出於行陳必不爲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爲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荀萇及掌據戰于

洪池據兵敗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兼節鉞八將禁旅十摠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殺軍司席仇葵已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克哲帥衆拒之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荀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拜北都尚書初秦兵之出也先爲天錫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以天

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

符秦滅燕

晉穆帝永和九年春二月庚子燕王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暉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劉宮

十年夏四月戊申燕主儁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初燕王儁奇霸之未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以其堂陸馬折齒更名曰缺尋以其應識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鎮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徭念惡之復召還

十二年秋七月丙子燕獻太子暉卒

升平元年春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暉為太子二年燕吳王垂娶段末杯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可足渾氏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儁素不快

段末杯本扶衡國故自以為姓

于垂中常侍涅皓因希意生口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汙垂儁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庭尉考驗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自急垂怒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邪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固不為也辨其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鎮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

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

三年春二月燕主雋宴羣臣于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潛然

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鬢髮中白卿等謂景先

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為中

庶子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

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

七也好施八也雋曰卿譽之雖過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

景茂何如時太子暉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雖八德

已聞然二闕未補好遊畷而樂絲竹此其所以為損也雋

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誠之暉甚不平雋

夢趙主虎齧其臂乃發虛箕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

李菟知而告之得尸於東明觀下僵而不腐雋踴而罵之

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

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菟收而葬之冬

十二月辛酉燕主雋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

不濟今晉書二方未平景茂冲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

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實何

人敢干王統雋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

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雋喜曰汝能為周

公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

四年春正月癸巳燕王雋疾篤召大司馬恪等受遺詔輔

政甲午卒戊戌太子暉即位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爲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爲太宰專錄朝政上庸王評爲太傅陽鶩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朝政根性木彊自恃先朝勲舊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灋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爲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昏適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衰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暉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頴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黨與不赦哀帝興寧二年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艱

海西公太和二年夏四月燕太原相王恪言於燕主暉曰

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病瞞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爲相况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囚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馮翊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爲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贖請窮治之

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墜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不得使有智士一人哉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爲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三年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瞞幼弱政不在已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瞞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踈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况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

而忘害不以國家爲意也又以語太傅評及恪卒評不能
用其言三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爲大司馬沖暉之弟
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秦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據陝城舉兵反以陝城降
燕請兵應按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燕魏尹范陽王德上
疏以爲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
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
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命
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陝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
庾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
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一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
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
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大宰之比但
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吳王垂及皇
甫真牋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
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南東之悔矣垂謂真曰方今
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
符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四年晉大司馬溫伐燕下邳王厲與溫戰敗於黃墟燕又
使樂安王臧拒溫臧不能抗溫至枋頭瑯與太傅評謀緝
龍城吳王垂自請擊之又使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
以西之地秦遣苟池鄧羌帥步騎救燕范陽王德李邽斷

温糧道温數戰不利糧儲復竭聞秦兵將至棄輜重鎧仗

奔還吳王垂追及温於襄邑天破之事見相燕秦既結

好使者數往來燕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

琛相繼如秦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

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知燕將亡陰欲自託於猛頗泄

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

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主欲

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

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

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何為不可乎琛曰

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相温猖狂闕

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

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隣憂西使之辱敬

待有加今疆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

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

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瓜裂天光分曜安

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

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執屬於主人

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自僚陪位然

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朝名臣為誰

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

王垂雄略冠世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

通鑑卷之六十一
稱職野無遺賢琛從兄奔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
奔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
無私面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
奔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間問琛東國事琛曰今二方分
據兄弟竝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
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兄
何用問爲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
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
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尚不敢臣其父之
臣况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
降屈爲煩耳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吳王垂

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
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
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
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楨及垂舅蘭建知
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
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
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
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
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
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
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心何

以爲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
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遂辭謝罪以待
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可以感寤而得還此幸之
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
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不月辛亥朔垂請咬于大陸因
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辭素不爲垂所愛逃還
告狀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王晞遣西平公彊帥精
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彊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
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
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乃散騎滅迹
傍南山復還鄴隱于趙之顯原陵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

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爲會獵者鷹皆
飛颺衆騎散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世子令言
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
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順衆心襲其無備
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臣朝政以輔主上
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
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
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
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弟
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中令高彌俱奔秦留妃可足渾
氏於鄴乙泉戌主吳歸追及於閭鄉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吳王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與語乃以垂爲冠軍將軍封賓徒侯楷爲積

弩將軍

事見慕容
叛秦復燕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

比至鄴吳王垂已拜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以琛觀之爲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爲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相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憂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燕主暕暕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符堅雖聘問相柔然實有窺上國之心

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爲其謀主伍貞之禍不可不備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暕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符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遣黃門郎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群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

以爲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旣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窹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吳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

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不若移於并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戎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貽秦晉兵旣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

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爲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主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寤，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坐懼而出走。及監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

「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求。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覆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已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

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相宙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斲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夏六月己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

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與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

月燕主暕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暕以秦寇爲憂召故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旣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字子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爲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暕不悅王猛

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胡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旣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鄆固山泉鬻樵及水積財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直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鄆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推賣樵水專以殖貨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

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勅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

秦雖州刺史女在女定在秦中者大都

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部將以撓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

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
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
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
入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
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
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冲
幼鑿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瀕上之言邪
初燕宜都王栢帥衆萬餘屯沙亭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
引兵屯內黃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栢帥鮮卑五千犇龍
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土黨質于五
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岳撫主晞與上庸王評樂安王

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犇龍城辛
巳秦王堅入鄴宮燕主晞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
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
時道路艱難孟高扶持晞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
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家解自盜二十餘人猝至
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自度必死乃直
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
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晞失馬步走郭慶追及
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晞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
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
之狀對曰孤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

令還官帥文武出降歸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
歛葬拜其子爲郎中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
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
衆犇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相至不得入攻之不
克郭慶遣將軍朱疑擊之相衆單走疑獲而殺之諸州
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
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詔
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至
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
赦天下與之更始初梁琛之使秦也以侍輦苟純爲副琛
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曄曰琛在張讓安與

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與
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曄乃疑
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
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
竒材何爲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
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返爲
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非有
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
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
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邪堅聞悅縮之

賜爵名賜之者皆非有國有土也

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鍾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

萬餘戶于長安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它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尋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温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二子皆為國臣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為朮昌復之終世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燕國平虜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衡裕之子也簡文帝咸安二年春二月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

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汚聖朝願陛下為燕戮之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得其道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凡願陛下為燕